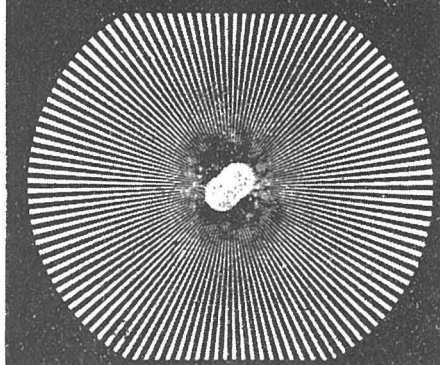


背之月



李寬宏

「記手瑪泰」的彬臨沈評

三四〇庫文天普

元八十價特，頁三〇二

這本集子雖然包含三部分：散文、詩、手記，彈的却是同一陰鬱的調子。偶而也會有肉體的激情——只是霖雨的天空下，偶然閃過的灰燕罷了。

散文總共有八篇，除了一篇外，都是有中心主題的。懷友、憶母、思鄉，也分別追悼以往與女友們的戀情。在三兩聲吉他的淺撥裏，作者的思緒忽而遠颺，忽而高揚，忽而灌輸我們一大堆抽象的概念，忽而吐出一串極為「文藝」的詞句。我們可以感受作者內心的寂寞與孤絕，但也感受得相當吃力。在他「現代詩」化的句子裏去捕捉意象，就得忍受一些過份誇張的辭藻、水仙式的自戀，和不算太少的中文譯名，英文原名，日文原名，是否晦澀或深刻的思想一定要出之以拗口的句子？一句話如果用三個平淡的字就可以說明白，要是用了十個偉大的或詩意的字說了，效果就會

好些嗎？

在文中確實有些好句子，那是作者的才情，也是他作為詩人的基石之一。遺憾的是，一個好的彫鑽家，不一定就是個好的建築師。在散文的第一篇：「巨樹」中，一個觀念接着一個觀念地出現了，又悄無聲息地逝去。先是晨起時臨臺俯眺的海景，再來突然想到大舅江兆麟，然後好像寫到樹了，却又說起琴弦在心裏引起的顫動，然後就是一連串格言式的警句，到最後羅曼蒂克與哀傷的情緒漸濃，終於又想起女友Y·L、來了。這篇文章確實就像棵大樹般地枝葉繁茂——只是沒有莖幹。

詩是本書中較弱的一環。不必要的長度沖淡了詩質；而不必要的晦澀又扼死讀者的感性：

戰後在瑪莎眼簾的下面柳絮水的眼裏

流進脊髓而變成一根琴弦

這是「瑪莎」的起首兩行，我們實在很難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（或什麼樣的思維、感情、映像、感覺……）流進瑪莎的脊柱裏，而成為抒情的琴弦。又如：

橙黃是日

萎萎是妳倚着的茜草

瓊·貝絲的歌聲是亡故的扉頁

攤開即是邊陲

海站起而樹驚呼

逃亡之臉將垂死前的嫵媚

還給來時的一角而棲於青石之卽逝

——「浮蘭德」

在第一段裏，作者似乎要表現一種淡遠的憂傷，可惜光是平板的羅列並沒造成理想的效果。第二段筆調一轉，用了頗爲誇張的比喻，沉重的形容詞，矛盾語法，還摻雜了文言句子，但是並沒有造成什麼強烈的意象，而只給了讀者一團混亂。集中的十一首詩幾乎全是這樣的情形，有時候一個句子接着一個句子順溜溜地下去，沒有考慮到剪裁與濃縮；有時候意象到意象的跳躍如「羚羊掛角，無迹可尋」；有時候怪誕的句法令人迷惑，有如霧中看花。

作者的表達技巧容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，但他的真誠是不容懷疑的，很少有人肯把自己如此赤裸地呈現出來，像作者在手記部分所做的。有一句話說，每一個人都像月亮，都有他的陰暗面，永遠不爲世人所知者。在月球還鬼祟地隱藏住它的背部時，作者居然帶領我們進入他內心的深窖中。這種勇氣不是我們所能企及的。

我們不必因作者吐露的黑色之花就故作驚慌，或勃然變色。因爲我們之中誰要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拿石子丟去他。手記裏的文字誠懇而自然，絲毫不帶散文部分和詩部分的斧鑿之痕，反易深入人心。讀了它以後，我們才比較能了解一個苦難的心靈所感受的折磨、寂寞、憤怒，與哀傷。

「在感情上我還像兒童，」這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手記的第一句話，這句話說明了全本書中，作者對他母親的強烈依戀，也說明了作者的自憐與自戀。在不再能得到許多母愛的年紀裏，他只好不停地追求女性的慰藉。作者對繪畫的愛好，也使得他渴望豐滿的肉體。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手記裏，有如下的一句話：「傳教士爲了雲裏的天國，寧願把肉體帶上枷鎖，這就是換取幸福的條件嗎？倘是考驗，那正表示神對自己創造的人沒有信心。」從消極的意義說，這是對於宗教棄絕塵世之美，而虛構蒼白天國的尼采式攻擊；從積極的意義說，這是對於肉體的純潔美麗的勞倫斯式的肯定。拋開世俗的道德標準，這毋寧是非常健康，非常不偽善

刊登廣告·請打電話 三三三七六三

本刊是國內第一本談書以及報導出版界動態的雜誌，所有訂閱或購買的讀者，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愛書的朋友，除了主動且義務性的提供「兩月新書」園地外，我們也歡迎各出版社或書店在「書評書目」上刊登廣告，對於文化廣告，我們訂的廣告價格特別低廉，因為我們很明白，出版界不像其他各行各業擁有較多的資金。

以下是本刊的廣告價格：

封底（彩色全頁）三〇〇〇元
封底（彩色）二分之一：一五〇〇元
封面裡全頁：二四〇〇元
封面裡二分之一頁：一二〇〇元
封底裡全頁二〇〇〇元
封底裡二分之一頁：一〇〇〇元
首頁全頁：一四〇〇元
內頁全頁：八〇〇元
內頁二分之一頁：四〇〇元
內頁四分之一頁：二〇〇元
補白：一〇〇元

的態度。

集子中，多的是鬱悶的情緒，有時也會出現感情氾濫的場面。但我們相信作者是不甘沉溺於自我感傷之中的。「高廣的天、山與海、每枝樹間都吟唱着鳥聲。沿着山路走到岩石的海邊，洶湧而又耀眼，這是一種壯麗的美……晨間在波濤與船的呼吸裏醒來，肉體像睡了一千年般舒展而又健朗。這高原，正像我的心，在峻嶺上的白雲……」這是整本書中，難得一見的高曠明亮風景。作者應該已經走出他的小地窖，就快要到山頂了吧？

這也是我們最熱切的企盼！